

世界惊险小说名著

[意] 昂贝托·埃科

这七天中的每一刻  
血腥、恐怖、死亡步步追杀

# 玫瑰之乱



## 修道院惨案主要涉及人

**威廉**——五十岁上下，目光犀利，身高超人，方济各会有进步思想的英国教士，皇帝派往修道院调查移行异端的使者。

**阿德索**——本尼迪克特派见习修道士，威廉的学生。违背教规与潜入修道院偷食物的妓女发生性关系而被老师指责。

**阿博**——意大利北部某一富有的修道院院长。在第六天里被人反锁在修道院的密室里窒息而死，最后与修道院一起焚于一场大火。

**阿德尔莫**——装帧经书的年青修道士。同性恋者，贝伦加的情人。在暴风雪之夜神秘地坠崖身亡。

**维南齐**——精通希腊文的修士。在第二天夜里被人毒死后尸体被倒插进猪血桶里。

**贝伦加**——修道院图书馆馆长助理。同性恋者，鸡奸了阿德尔莫。在第三天里他的尸体在浴缸里被发现。

**马拉奇**——修道院图书馆馆长。在第五天里突然死在经堂里。

**塞维里努斯**——修道院里的草药修士。在第四天里被人用浑天仪砸死。

**约尔格**——八十多岁的瞎子修士，四十年的图书馆馆长。纵火焚烧修道院，在第七天里吞下有剧毒的怪书而亡。

**雷米吉奥**——

## 目 录

### 第一天 死神之吻步步逼近

#### 七点半左右,开刚亮 [7]

他们到达修道院脚下的情景,威廉表现出他的敏锐:这座貌似平静的道院内正发生着非常之事。

#### 九点左右 [12]

威廉跟院长谈起几天前装帧工阿尔德莫在暴风雪之夜坠悬身亡。自还是他杀?

#### 下午两、三点钟左右 [24]

威廉跟草药师塞维里努斯对话。塞维里努斯否认自己的草药具阿尔德莫自杀的幻象。

#### 三点以后 [29]

威廉参观经堂和图书馆,感到这两处神秘莫测。暗伏杀机。瞎喊到:“魔鬼即将到来,别浪加身。”威廉感到不寒而栗。

#### 六点左右,这时日落 [36]

修道院盛传一个可怖的谣言:一个修士夜间闯入图书馆,看见出来后就疯了。威廉发觉出贝加仑和阿尔德莫的同性恋关系。

#### 六点左右 [45]

威廉和阿德索发现了从墓地的藏尸骨室通往修道院主楼的暗道。

### 第二天 血雨腥风之夜

#### 午夜两点半到三点之间 [51]

最残忍的案件开始发生:维南蒂乌斯的尸体被人倒插在猪血桶里。这证实了“第二个喇叭手”的可怕预言。

#### 七点左右,天刚亮 [61]

威廉回忆起来:“那天晚上我在墓地里见到了阿尔德莫,他当时露出可怕的脸,第二天我听说他”

100057

还客人观看下人在吵架，亚历山大里亚的艾马罗不明言地提及一些；阿德索思考圣洁和魔王的丑恶。后来威廉和阿德索回到经堂，许多都怕威廉在维南蒂乌斯的桌子上发现点什么。

〔90〕

本诺揭露出一个重大的秘密：阿德尔莫为了得到图书馆中某本神秘的书，用自己青春的肉体与贝伦加的情欲交换。这对同性恋的春夜之后，阿德尔莫便摔死在修道院主楼的悬崖下。

点半左右日落之后 〔97〕

威廉发现神秘事件的关键是图书馆，并准备夜晚潜入。老阿利纳多谈及图书馆迷宫以及进入迷宫的途径。

八点左右 〔102〕

夜晚进入修道院主楼后，发现一位神秘的客人；发现带有巫术符号的秘书手稿，还发现了一本书，但书马上就不见了。威廉珍贵的镜片被盗。

夜间 〔112〕

叙述迷宫越来越大，他们迷路了，并产生了幻象；恐怖的魔鬼不时出现，一个诱人的女人走过来，紧贴着他们的脸。

### 第三天 爱欲与娼妓

从晨五点到晨七点半左右 〔124〕

贝伦加神秘失踪了；在贝伦加的房间找到了血衣。

九点左右 〔126〕

叙述阿德索在经堂里思考自己教派的历史以及书籍的命运。

午 〔130〕

叙述阿德索听了萨尔瓦托说的知心话；这些知心话是几句话概括不了的，这引起了阿德索久久的沉思。

午两点到三点之间 〔149〕

叙述威廉跟阿德索谈了异教的大河，谈了无知者在教会中的作用；威廉怀疑是否能懂得这种普遍规律；他叙述了怎样译解维南蒂乌斯所留下的“非洲的终结”的秘密。

点半左右，这时日晓 〔157〕

威廉用指北针译解迷宫之谜的想法令人震惊，他以最合理的方式取得成功。

## 六点左右之后 [170]

阿德索了解到许多修士殉教而被残酷烧死的故事。他独自来到医院调查凶手。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来到她面前，解开了胸前小衣的扣子。她的乳房象一对小鹿，她的大腿会聚处是珍珠宝贝。他闻到了强烈的润滑的香气。他感到了狂热的爱的到来。

## 夜 [194]

“第三个喇叭手死于水中”的预言印证了：贝加仑神秘地淹死于浴缸中，身体发白，阴部松弛，象女人的身体。

# 第四天 恐怖的喇叭手预言

## 晨五点到六点，东方呈鱼肚白 [120]

威廉和塞维里努力斯检验贝伦加的尸体，发现舌头发黑这在溺死的人来说是异常的迹象。接着他们讨论了剧烈的毒物以及过去的一桩毒药被盗事件。

## 七点半左右，天刚亮 [209]

威廉先是用计策引诱萨尔瓦托，承认夜里常常把妓女弄进修道院嫖娼，接着引诱修道院总管坦白其过去；常用物品引诱良家妇女来修道院并将其奸淫，并揭发贝加仑鸡奸了修士阿尔德莫。

## 九点左右 [221]

阿德索受着爱的情感折磨，威廉拿着维南蒂乌斯神秘的手稿回来了；甚至在破释之后，仍无法理解这个手稿。凶杀案的线索又断了。

## 中午 [232]

阿德索去找块菌，看见方济各会教士到来；他们跟威廉和乌伯特诺详谈，得到约翰二十二世极其悲惨的故事。

## 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 [248]

波吉托的红衣主教在贝尔纳德·古伊和阿维尼翁其他人员陪同下来到修道院，两人的行动各各不同。

## 四点半左右，这时日落 [252]

阿利纳多似乎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威廉显示了他通过一系列证据对块菌的谬误寻求到可能揭开事情真相的方法。

## 六点左右 [257]

萨尔瓦托讲解了一种惊人使女人委身于人的咒法。

六点左右以后 [260]

傍晚，他们再次潜入图书馆迷宫，到达“非洲的终结”的门槛，但进不去，因为不知道四的第一和第七个字母的意味着什么，他们遇到了世界上最古怪的迷宫。

夜 [276]

萨尔瓦托把女人弄进修道院时被伯纳德发现，阿德索所爱的姑娘被当作女巫，抓起来了。

## 第五天 迷宫与怪书

清晨九点左右 [284]

药剂师塞维里努斯告诉威廉，他发现了一本非常奇怪的书。随后，塞维里努斯更突然失踪了。

正午 [289]

第四个喇叭手的预言实现了：塞维里努斯已被一架浑天仪砸得脑浆迸裂而死，但他发现的那本怪书却再也没有找到。

下午二时至三时 [302]

有罪的总管受到了惩罚，但令人纳闷的是似乎每个人都有罪。凶手仍不知是谁。

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夕阳西下时 [328]

乌伯蒂诺逃之夭夭；本诺开始奉行守则；威廉对当天见到的种种贪婪行为发表议论。

晚六时左右 [336]

瞎子约尔格关于反基督者到来的布道。阿德索发现了凶杀案和布道者的某种联系。

## 第六天 比蝎子更毒的阴谋

凌晨二时三十分至三时 [343]

第五个天使吹号了：众人齐唱赞美诗，图书馆长马拉奇瘫倒在地：“有一千只蝎子的毒……”说完就死了。

明五时至六时 [348]

挑选了一名新的生活总管，却没能产生一个图书馆馆长

### 晨七时三十分左右 [352]

他们参观了蓄满财宝的地下室；威廉明白了修士们为了争夺院长的位置而相互厮杀，这一切似乎和凶杀案有关。

### 晨九时左右 [361]

阿德索在听“安灵歌”的时候，做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梦，或者称之为幻觉也可以。一位美丽的少女朝他露出了阴门，他走了进去……

### 晨九时后 [375]

威廉向阿德索谈他的梦。

### 正午 [379]

对传说的过去那儿任图书馆馆长的继承次序作了新的推算；那本致命的神秘之书又现端倪。

### 下午二时至三时 [386]

院长不听威廉对凶杀案的分析，反倒作了一大通关于宝石的宏论，并希望威廉不要再对最近发生的那些罪行作进一步调查。

### 下午四时三十分至六时 [398]

案情越来越紧迫，他们立即行动。

### 晚六时后 [402]

他们再次闯入恐怖的主楼迷宫，威廉发现了进入“非洲的终结”的奥门，并发现有人已被关在了迷宫的夹墙内。

## 第七天 谁是真正的凶手

### 夜 [408]

假如非要拟出标题来概述本章所述及的惊心动魄的内容，那么该标题得象整个章节一样长，这不啻是多此一举。

### 夜 [429]

是夜，恐怖和灾难终于降临；地狱的力量占了上风。最后一个喇叭：血腥预言又应验了。

## 最后一页 [445]

# 第一天 死神之吻步步逼近

## 七点半左右，开刚亮

他们到达修道院脚下的情景，威廉表现出他的敏锐：这座貌似平静的修道院内正发生着非常之事。

十一月底一个美好的早晨。夜里曾下过雪，但只是小雪。大地铺上了白色的地毯，但不超过三指厚。凉气逼人。在破晓前苍茫的曙色中，传来山谷中的村庄在作弥撒的声音。接着我们向山岭进发，这时太阳刚刚露脸。我们费劲地爬上蜿蜒而险峻的山路时，看见了修道院。修道院四周都围着高墙，这不奇怪，因为基督教世界其他修道院也是这样；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雄伟的建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修道院主楼。主楼是八边形的结构，远看像四边形（这是至善至美的形式，表明天堂的坚不可摧）。南面是修道院的高台，北靠险峻而陡峭的大山。可以说从低处的某些角度向上看，悬崖岩石黑森森的颜色，一直伸向天外；悬崖的某处有一座有瞭望塔的监狱（这是对天地非常熟悉的巨人



的作品)。小骡子吃力地爬上山路最后一个拐弯处。这里大道变成三叉路：两条小道。这时我的导师勒住骡的缰绳，呆了一会，环看四周。看看路的两旁，看看路以及路的上空：一溜常青松向前伸展，构成自然的遮荫。树冠上是堆积的白雪。

“这座修道院有钱啊，”他说。“院长喜欢在公众场合大肆炫耀。”

他常故作惊人语，这我已经习惯了，就不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不问他，也是因为又走了一小段路之后，我们听见前面人声鼎沸；在下一个拐角处有一队修道士和雇工走来，他们都显得焦虑不安。其中有一人看到我们就迎了上来，样子非常热诚亲切。他说：“欢迎欢迎，教兄。如果我猜对你是谁，不要感到奇怪。因为院方已告诉我们你将要来访。我是瓦拉金的雷米吉奥，修道院的生活总管。如果你正如我猜想的那样是从巴斯克维尔来的威廉教士，我们就通知院长。你”——他命令同行中的一人——“上去告诉他们：我们的客人就要进院了。”

“谢谢你，教兄”，我的导师有礼貌地回答说：“我越发感谢你的好意，因为你为了迎接我，竟中断了你的搜索。但是别担心，那匹马是这么来的，从右边那条路走了。马不会走得很远因为它走到粪堆前就必定要停下来。马很机灵，不会掉进陡崖……”

“你什么时候看见那匹马的？”总管问道。

“阿德索，我们压根没看见那匹马吗？”威廉转向我，问道样子很逗人。“如果你是在找布鲁纳勒斯<sup>①</sup>，那匹马只能在我所说的地方。”

总管犹豫不决，看着站在路上的威廉，最后问道：“布鲁

---

① 这个名字跟西欧一臭名昭著的大盗的名字相近。——译者

勒斯？你怎么知道的？”

“得啦，得啦，”威廉说道，“很明显，你是在找院长心爱的马布鲁纳勒斯。马的前腿健壮，这是你们马厩中跑得最快的马。它浑身像一团炭，威武的尾巴，小园蹄；小马头流露出坚毅，尖耳朵，大眼睛。马像我所说的，往右跑去了；不管怎么样，你应该赶紧找。”

总管犹豫了更长一阵子，然后向那小伙子打了个手势，就沿着右边的路奔去，这时我们的骡子又开始向上爬去。我产生了好奇心，刚要问威廉，但他示意我等等。实际上过了一会我们听到了欢呼声。在路的转弯处修道士和雇工又出现了，其中有人牵着马的缰绳。他们从我们身旁走过，都看了我们一眼，露出某种惊奇的神色，然后在我们的前边向修道院走去。我认为威廉也把他的坐骑的速度减慢了下来，让他们有时间说说所发生的事。我已经知道：导师在任何方面都是有至高美德的人，但当临到是表现他的敏锐的事情上时却摆脱不出虚荣心的恶习。我已学会正确评价他作为敏锐的外交家的才能，所以不难理解他是要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要树立起他有学识的好名声。

“现在请告诉我”——最后我忍不住了——“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好阿德索，”导师说，“在整个旅途中我一直教你要认识迹象，世界就是通过这种迹象像大部头的书告诉我们情况那样。在交叉路口的新雪上有很匀称的马蹄印；在我们左边的路上一直有这些印记。印记的间隔匀称，又小又圆，很有规律——这样我推断马的性质；事实不像是狂兽的疯跑。在松树形成自然的遮荫处，五英尺高的地方一些细枝刚折断不久。这牲口必定在一黑莓丛处转上右边的路，骄傲地摆动漂亮的尾巴，结果让黑莓棘枝勾住了一些长长的黑马毛……最后，你不要说不知

道哪条路通向粪堆，因为我们经过底下拐弯处的时候，看见有粪便散落在东边大塔下的陡峭的悬崖下，玷污了白雪。从交叉路的情况来看，路只能通向那个方向。”

“是这样的，”我说，“但小马头，尖耳朵，大眼睛……呢？”

“我不能肯定那匹马有那些特征，但毫无疑问修道士们坚信那匹马是这样的。正如塞维利亚的伊西多<sup>①</sup>说的，马之美要求‘头要小，皮毛洁亮，骨架匀称，短而尖的耳朵，大眼睛，鼓起的鼻孔，挺直的脖子，密密的鬃毛和尾巴，圆圆而结实的蹄子。’我推断这匹马奔跑的速度，如果它不是马厩中的良驹，马夫会出来追它，但现在是总管亲自承担寻找任务。修道士看上了一匹马，认为它是骏马良驹，就不管它天生的体形如何，只要说客把它描述得天花乱坠，他也信以为真了。更何况”——他狡诈地朝我这边笑笑——“说客是本尼迪克特教派有学问的教徒。”

“好吧，”我说，“但为什么说叫布鲁纳勒斯呢？”

也总是管它叫布鲁纳勒斯。”

但言归正传。次要的事情我说得太多了，让这位年迈的修道士久等了。话说我们来到了修道院的大门，院长站在门口，身边两个见习修道士捧着盛满清水的金盆。我们下骡子时，他威廉洗了手，接着拥抱他，吻他，对他表示圣洁的欢迎。

“谢谢你，阿博”，威廉说：“来到长老的寺院，万分高贵院盛名已传遍穷乡僻壤。我以上帝的名义作为香客来此，已给我香客的荣誉。但我也是以皇帝的名义来此，现在我捎信件给你。信件将说明一切。以皇帝的名义我也谢谢你的欢

<sup>①</sup> 大约生于560年，死于636年。西班牙百科全书编纂者，从公元600年为塞维利亚主教。所编的百科全书《始源》对中世纪思想界有很大影响。——译者

院长接过盖有御玺的信件，回答说，不管怎么说，在威廉到达之前，他的同道也已来过信函（我以某种骄傲的心情自言自语：要使本尼迪克特教派的长老吃惊，大不容易）；然后他要总管带我们到住宿处，这时马夫已把我们的骡子牵走。院长期待着过一会儿再和我们叙谈，这里我们已恢复过来了，走进大庭院，院中的建筑物在平缓的旷野上向四面八方伸展。这片旷野就像是山峰变钝了而形成的一个园形天地。

我将有机会不止一次更详细地讨论修道院的布局。大门（这是外墙唯一的出口）之后有一条两旁都是树的大道，通向修道院的礼拜堂。大道的左边有一大片菜园，我后来知道，这是植物园；中间有浴室和药房两幢建筑，园子随着蜿蜒的围墙而伸展。主楼耸立在礼拜堂的左后方，它们之间有一庭院；庭院中有座座墓地。礼拜堂的北门面对着大殿的南塔，正在走近的来客可看见大殿西塔的正面。在左边，主楼跟围墙相连，似乎从塔顶向深渊一泻而下；北塔看上去向深渊倾斜，凸出。在礼拜堂的右边、在其遮荫处有一些建筑物，另一些建筑物围绕着走廊而修：无疑是宿舍、院长卧室和香客住房。我们朝香客住房走去的途中，穿过一个漂亮的花园，我们来到了住地。在右边宽广的草坪后面，一排农民的房屋、马厩、磨坊、榨油坊、谷仓和地窖，以及我认为是见习修道士住处的房屋，沿着南墙一直向东，伸展到礼拜堂的后面。这里地面只稍有起伏，一般算作平坦，比霍诺留斯·奥古斯托都宁西斯或吉龙·都兰特所要求的更好，这使古代建筑者修建这座修道院时能尊重定方向的规则。从当天那个时辰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我注意到礼拜堂的大门向正西开，这样，合唱队和圣坛正好朝东；在晴朗的早晨，初升的太阳能直接唤醒宿舍中的修道士和马厩中的牲口。我从未见过比这更漂亮、方位更完善的修道院。

## 九点左右

威廉跟院长谈起几天前装帧工阿尔德莫在暴风雪之夜坠悬身亡。自杀还是他杀？

修道院总管显得很结实，相貌平庸但很风趣，满头白发但是健壮，身材矮小但动作敏捷。他领我们来到香客住房，或更确切地说，领我们到给导师安排的房间。他答应我说，第二天也给我整理出一个房间，因为我虽是见习修道士，却也是他们的客人，因而应受到款待。那天夜里，我可以睡在房间里长而宽敞的壁龛里了。总管已在壁龛里铺上了新干草。

接着修道士给我们捧来酒、乳酪、橄榄、面包和妙不可言的葡萄干，请我们食用。我们吃着喝着，胃口很好。导师没有本尼迪克特教派简朴的习惯，不喜欢静静地吃东西。在这件事上，他总是讲述十分动听而明智的话，就好像修道士在向我们朗读圣者的生平。

阿博来了。他说打扰了，十分抱歉。一再对威廉的到来表示欢迎，说他必须和威廉私下谈论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他一开始就祝贺客人在马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技能，并询问：他从来没见过那匹马，怎么能提供这么有信心的信息。威廉简短而超然地向他解释了他所遵循的途径，院长盛赞他的敏捷。他说，威廉博学广智，在到来之前盛名已如雷贯耳；他对

这样的人期望甚殷。他说他已收到法尔法的院长来函。来函不仅说及威廉所担负的使命（他们在来日将讨论这一点），还补充说，我的导师在英国和意大利，在一些审讯中担任调查官；导师在这些审讯中表现得极其敏锐，同时非常谦卑。

“我很高兴地得知，”院长继续说，“在无数的案件中你断定被告是无辜的。我相信在人的事务中魔鬼经常存在，这一信念从来不像在这些悲伤的日子里这么强烈过”——他环顾四周，表情微妙，好像敌人就在四道墙间鬼鬼祟祟地活动着——“但我也相信魔鬼经常通过非天生的原因起作用。我知道他可以迫使受害人以这样一种方式干坏事，以致正直的人负罪责。魔鬼对正直的人在恶魔般的宗教法庭审问官面前被烧死欢喜若狂。宗教法庭审问官为了显示其热情，常常不惜以任何代价歪曲信徒的忏悔，认为找到替罪羊来结案的调查官，才是唯一好的调查官……”

“调查官也可以被魔王驱使，”威廉说。

“那是可能的，”院长非常谨慎地承认。“因为上帝的设计是不可测知的；我毫不怀疑这样有价值的人。的确，我今天需要的有价值的人，正是你。这座修道院出了事，要求像你这样敏锐和谨慎的人留心 and 提供意见。发现时要敏锐，掩盖时（如果必要的话）要谨慎。如果牧羊人犯了错误，必须把他和其他牧羊人分开；但如果羊开始不信任牧羊人，那就岂非哀哉！”

“我明白你的论点”，威廉说。我已经有机会观察过，当他说话如此干脆而文雅时，他通常是在以老实的方式隐瞒着自己的异议或困惑。

“因此”，院长继续说，“我认为任何涉及牧羊人的错误的案件，只能委托给像你这样的人处理。你不仅能分辨善恶，而且也能分辨权宜之计和不是权宜之计。我乐于认为你宣布了有罪

的判决，只当……”

“……被告犯有罪行，是毒害、腐蚀天真无邪的青年，或我不敢开口说出的其他邪恶……”

“……你宣布判决，只当”，院长继续说，不理睬威廉打断他，“魔王的存在对所有的人来说是如此明显，以致只能这么办，否则仁慈的存在比罪行本身更丑恶可耻。”

“当我发现某人有罪时”，威廉解释说，“他的确犯有如此严重的罪行，我一定把他交给世俗权力处理。”

修道院院长感到迷惑不解，过了一阵子才问道：“阿唷，难道你坚持在不考虑恶魔的原因的条件下谈论罪行吗？”

“因为就原因和结果进行推理是很困难的事，那方面唯一的审判者只能是上帝。我们已经从事于在树被烧成炭这样明显的结果和使树着火的雷电之间建立关系的工作，这样在我看来，要追溯有时候是无穷无尽的因果关系的链条，就像要建造触天的高塔那样愚蠢。”

“让我们假设有一人被人毒死。这是一个已知的事实。面前是一些无法否认的迹象，我可以想象毒死人的是某一第三者。关于这种原因简单的链条，我的脑子可以以某种信心在智力的范围中进行思考。但我怎能想象促成这种邪恶的行为的，还有另一种因素的介入，这次不是人的因素，而是恶魔，从而使链条复杂化呢？我不是说这不可能，魔王也像你的马布鲁纳勒斯一样，通过清楚的印痕说明他的行迹。但我为什么一定要寻找这些证据呢？我知道罪人是哪个人，我把他交给世俗的权力，难道这还不够吗？不管怎样，将惩罚他以死刑。上帝宽恕他。”

“但我听说三年前在基尔肯尼<sup>①</sup>举行的审判中，某些人被指

---

<sup>①</sup> 在爱尔兰的东南部。——译者

控犯有令人恶心的罪行，你当时并不否认恶魔的介入——一旦罪人被确定之后。”

“说了许多话，我也没有公开证实这一点。诚然，我并不否认恶魔的介入。”他接着补充说，似乎要坚持以下理由：“特别是，提出进行调查的人：主教、市政长官和全体老百姓，也许还有被告本人，都真正要求感到魔王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出对魔王阴谋的判断，我算什么人呢？好啦，表明魔王存在的唯一真正的证据，是人们那时愿望的强烈程度，他们都想知道魔王在作祟……”

“那么你是说，”院长说话时声调中流露出烦恼，“在许多审判中魔王不仅在罪人而且也许首先是他在审判官身上作祟？”

“我能够这样说吗？”威廉问道。我注意到他提问的口气使院长不能证实他能这样说。这样威廉就利用了院长沉默的时机改变话题。“但这些毕竟是遥远的事情了，我已不再从事那种高尚的活动；如果我是洗手不干了，那是因为上帝希望如此……”

“当然，当然”，院长承认这一点。

“……现在，”威廉继续说，“我关心其他微妙的问题。我乐于处理那个使你感到苦恼的问题，如果你愿意将情况告诉我的话。”

我感到院长很高兴能结束那种讨论，回到他的问题上来。接着他精心斟字酌句，开始叙述几天前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后果，使修道士们感到极其苦恼和悲痛。他跟威廉谈论这件事。他说，由于威廉深深懂得人的精神和魔王的诡计，所以阿蒂希望他的客人能贡献出部分珍贵的时间，解开一个痛苦之谜。事情是这样的：奥特朗托的阿德尔莫，虽然还年轻，但已是出名的装帧书稿的师傅了。他一直在图书馆做装帧手稿的



工作，装帧得十分精美。一天早上，羊馆在主楼下面的悬崖底发现了。其他修士在晚祷时看见他在唱诗班的席位上，在晨祷时却没有看见他，因此，他很可能是在深夜掉下悬崖的。因为夜里暴风雪猖獗，狂烈的南风卷着雪片，像冰雹而下，锋利如刀刃。阿德尔莫的尸体在悬崖脚处；他掉下来的时候碰在岩石上，因此尸体血肉模糊。积雪掩盖了尸体，最初雪花溶化，后来又冻成冰碴。脆弱的可怜人，上帝宽恕他。因为接连遭到痛打，阿德尔莫已多处受伤，他就是这样掉下悬崖的。从哪里掉下去的，其确切地点不易确定。但可以肯定：是从面临深渊的塔的三面、第三层一排窗户中的一个窗户掉下去的。

“你们把可怜的尸体埋在哪里？”威廉问道。

“自然是埋在墓地里”，院长回答说。“也许你已经看到了：墓地在礼拜堂、大殿和菜园的北侧”。

“我明白了”，威廉说，“我知道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那位不幸的青年自杀——上帝禁止这样做——，第二天你们会发现那些窗户中必有一扇是开着的，但实际上所有的窗户都关着；任何窗户脚下，又都没有水的痕迹。”

我已经说过，院长为人非常老练沉着，严肃高尚，俨然是亚里斯多德。但这次他却做了一个惊讶的动作，完全失去了原来的体面：“谁告诉你的？”

“你。”威廉说。“如果窗户是开着的，你会马上想到他是从窗户跳出去的。从外面来看，我可以这样说：这些都是不透明的大玻璃窗。这种窗户通常不按人的高度在这么大的建筑中安装。这样，即使有一个窗户是开着的，那位倒霉的人探出身去，失去平衡，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可以设想的解释是自杀。如果是自杀，你不会允许把他埋在圣地。但你们为他举行基督教徒的葬礼，因此可以断定窗户是关着的。如果窗户是关着的——